

· · 年少时不能遇见太过惊艳的人，否则往后无论朝夕，再也不能认真喜欢一个人了。 · ·

小

她的

梨
窝

年度
网络红文
Xian Li Wu

唧唧的猫
看

谢辞是
不可一世的狂傲少年，
却对许呦认了怂。

许呦是
内向委婉的学霸，
却对谢辞动了心。

我们大梦初醒，
却发现我们还在上高中



她的
小

梨木
窝

唧唧的猫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她的小梨窝 / 嘿唧的猫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-7-5500-2812-8

I. ①她… II. ①嘿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73790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 I 期A座20楼 邮编 330038
电话 0791-86895108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(编辑热线)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E-mail bhzwy0791@163.com

书名 她的小梨窝
TA DE XIAO LI WO
作者 嘿唧的猫
出版人 姚雪雪
出品人 周政
特约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
责任编辑 袁蓉 叶姗
特约编辑 月饼殿 周也兰 月芽儿
封面设计 周丽
版式设计 李映龙
封面绘制 Lena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10
字 数 300千字
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812-8
定 价 36.8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8-181

本作品出版权由大周(贵安新区)互动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法拥有。未经许可,任何单位、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。

举报电话: 0731-85184728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可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她的
小梨窝

目录 Contents

- 001 // 第一章 一中乱不乱，辞哥说了算
- 032 // 第二章 对待谢辞他们这种人，就要强势一点
- 051 // 第三章 你好像对你的救命恩人很不满意啊？
- 064 // 第四章 拥有少女心的忧郁大佬
- 075 // 第五章 我们俩没什么关系
- 096 // 第六章 你年纪这么小，不要天天想这种事情
- 109 // 第七章 你说做到做到啊，糖给你，人就是我的了
- 140 // 第八章 她觉得，他可能是夏天里的一阵风，吹过人间，离她太远





她的
小梨窝

目录
Contents

- 158 // 第九章 他们明明是南辕北辙的两个人，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凑到了一起……
- 190 // 第十章 我和你以前的女朋友有区别吗？
- 206 // 第十一章 生死疲劳，从贪欲起，少欲无为，身心自在，而他的心，早就不在
- 218 // 第十二章 你和他在这种节骨眼上谈恋爱，还要不要未来了？！
- 253 // 第十三章 那以后，你就自己好好的
- 267 // 第十四章 这么多年过去，许呦真的没有想过还会遇上谢辞
- 283 // 第十五章 明明只差一个结尾，却要重新来过，肯定会不甘心吧
- 299 // 第十六章 谢辞，我给你个家吧





第一章

一中乱不乱，辞哥说了算



盛夏的临城闷热不堪，天空湛蓝，夹杂着一丝燥热。

昨夜一场雨下完，气温不降反升。蝉鸣声聒噪，学校黑色的铁栏上，蔷薇花开得正好。

许呦背着白色的书包，趴在二楼的栏杆上，透过茂密的树影间隙看远处热闹的篮球场。被暴晒的塑胶跑道上，有一群男孩子奔跑的身影。

又等了一会儿，陈丽芝和一个年轻的女老师终于从教务处走出来。

许呦站直，乖巧地喊了一声：“小姨。”

陈丽芝点了点头，把她拉过来，笑着和身边那个微胖的女老师说：“那我们家这孩子就交给您了。”

许慧如推了推眼镜，低头扫了一眼名单上的名字，念出来：“许呦，怪巧的，跟我一个姓。”

临市一中，临城最好的私立学校。

因为父母工作调动，许呦就跟着他们一起到这个北方的大城市。她家托了小姨找关系，让她转进这所学校当插班生。

一中分初中部和高中部，大多数学生是本地的，住宿生不多。

许志华来的时候，在路上嘱咐许呦了几句，让她到了那里好好学习，别浪费

时间。这话的中心思想大概就是：在这种私立学校，周围同学家里一般不是有钱的就是有权的，学习风气肯定不太好。

不过许呦从小成绩拔尖，乖巧也不闹事，所以许志华没有太担心，说了一会儿也没再多说。

走廊上。

许慧如看着许呦乖顺的模样，又询问了她以前学校的一些情况。

大致了解以后，许慧如心里很满意。终于来了个像模像样的插班生，像这种家教良好、成绩优异的学生，说不准还能正正班风。她想完又有点担心，这孩子文文静静的，看上去就老老实实，容易遭别人欺负。

自从她上个学期被学校安排当了九班的班主任后，她真是操了不少心。

班上的那群学生，一个比一个让人头疼——不尊重师长，不在乎班级集体荣誉，喜欢打架闹事。

像一中这种私立贵族学校，是大少爷、大小姐们扎堆的地方，九班的少爷、小姐就是出了名的多，一个比一个桀骜不驯，还有挺强的优越感。

到教材科领了书本后，许呦跟在班主任身后往班级去。下课铃刚刚响了，三三两两穿着校服的男生女生从身边走过。

走廊里迎面碰上两个穿着篮球衣的男生，他们一看到许慧如，立即停下来敬了个礼，齐声大吼：“许老师好！”嗓门大得把许呦都吓了一跳。

北方的男同学，好像一个个都是这么人高马大的，声音也特洪亮。

许慧如点点头，算是示意，随口问了一句：“你们刚上完体育课？”

“嘿嘿。”其中一个皮肤黝黑、满脸是汗的男生，瞧了瞧班主任身后安安静静站着的许呦，笑嘻嘻地问，“老师，这是我们班那个新同学吗？”

许慧如挥了挥手，打发他们道：“管那么多。”

等他们走远了，许慧如交代她：“你以后少搭理班上那群不学无术的男生，好好学习，知道吗？”

许呦点头：“知道了，老师。”

“嗯。”

许慧如看了看她身上穿的棉布连衣裙，想起来什么，便说：“等会儿上午上完课，去至诚楼大厅把校服给领了。”

她们转过一个拐角，九班就在楼梯旁边。

教室里热热闹闹，人声喧哗，学生们追逐打闹，都在各玩各的。在许慧如踏进门的那一瞬间，教室里安静下来了，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班主任身后那个陌生

的转学生身上。

许呦抱着书，在靠近讲台的地方停下。

明亮晕黄的阳光，柔和勾勒着她的身形，松软的黑发垂在胸前，脚下有斜斜的影子。她穿着刚过膝的白色连衣裙、短棉袜，露出细瘦的脚踝。

因为下一节物理课马上要开始了，老师已经夹着书等在门口，许慧如也没打算让许呦来个自我介绍，直接手掌下压示意安静，而后简短地介绍了一句：“这是新同学，叫许呦，大家欢迎下。”

大多数人眼睛还看着许呦，表情有新奇，有惊讶，短暂的停顿后，有声音响起：“欢迎新同学啊！”

后排有些调皮的男生坐在课桌上，手肘撑着膝盖，对许呦吹了一声口哨，伴随着几个男生的大笑声。

“好了好了，不要闹！”许慧如单手拍了拍课桌，止住即将躁动起来的气氛。她眼睛四处瞄了瞄，手往四组后面的方向随意一指，对许呦说：“你先坐到那个空位置上。”

过了两秒，许慧如好像意识到不妥，犹豫了一会儿，拍拍许呦的肩：“你先坐一段时间，下个星期就要换位置了。”

“好。”

于是，许呦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，穿过小组间隙，走到四组倒数几排的地方站定。

那里很乱，地上还零星躺着几根吸了一半被掐灭的烟，书本和草稿纸毫无章法地堆在桌椅上，板凳下还有篮球。

许呦停了脚步，站在那里，有点犹豫。

倒数第二排，一个穿着黑T恤的男生坐在那里。他没穿校服，靠在墙壁上，明目张胆地低头玩手机，好像从她进教室起，就没抬过头。

看许呦停在那儿，刚刚吹口哨的人冲那个玩手机的男生邪笑：“阿辞，你新同桌来了。”

被叫作阿辞的男生，单手撑着头，支在课桌上，估计刚刚在体育课上奔跑过，一头黑发湿漉漉的。

他口里嚼着口香糖，一开始没理会，被人推了一下后，才慢慢抬头。他漆黑的眼，上下扫了一遍站在面前的女生。过了一两秒，他慵懒地把交叠在椅子上的双腿挪下来，给许呦让位置。

“等等。”许慧如临时反悔，站在教室门口喊，“宋一帆，你跟新同学换个位置，

让许呦坐到前面一排。”

许呦在心里松了口气。

下一节课是物理课，老师是个有“地中海”的中年男人，外号叫李铁头。他在年级里也是出了名的严格，对待学生如同对待敌人，有着秋风扫落叶一般的无情。九班的学生尽管皮得不行，但还是有点害怕李铁头。

小组长离开座位，去收上一次布置的物理作业。

许呦低头，把书包里的本子和文具盒拿出来，放到课桌上，然后整理刚刚领到的新书，将它们一本本摆放整齐。

她的同桌是个很漂亮的女生，桌上乱七八糟地摆放着化妆品和卷发棒。女生小卷发披在身后，正举着小镜子补口红。

许呦匆匆扫了一眼就端正身体，看向黑板，准备认真听讲。

四组的小组长是个戴眼镜的女生，个子高高的，扎着马尾辫。她收到许呦后面一排的时候，故意把本子往桌上重重一撂，声音尖细：“谢辞，交作业。”

原来他叫谢辞，许呦在心里想。

过了一会儿——

“我的啊？没写。”一个无所谓的声音响起来，似笑非笑。

宋一帆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小组长，后面我们一群人的作业你都不收，怎么就盯上阿辞了呢？他到底怎么你了？”

旁边有人搭腔：“对啊，不就是长得帅点儿，至于老找碴吗，夏菲北？”

“是不是……嗯？”他故意拉长音调，这暧昧的语气立刻惹得后面一群人哄笑。

“宋黑皮，你怎么这么讨厌，真烦人！”

夏菲北气得骂了一句，头发一甩，抱着作业本走了。虽然她气急败坏，但被戳中了心事，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娇羞。

少女的那点情意，昭然若揭。

许呦想努力把精力集中到讲台上，还是听到右后方传来阵阵笑声：“年级大佬的作业也敢收，小组长真牛。”

李铁头准备讲新课：电磁学。

电磁学是高中物理比较重要的难点之一，许呦早就在补习班学完，练习了很多套题。她拿出物理书，翻到老师要讲的那一页。

对她来说，学习和做题就是像呼吸一样本能的事情。

“对了，新同学，你叫什么？”付雪梨补完妆，自来熟地拿起许呦放在桌上的学生证，瞅了两眼后又放回去，“许呦？”

“嗯……”许呦压低了嗓音，垂下眼睑，轻轻点了点头。

“名字怪绕口的。”

许呦：“……”

“念多了就不会了。”许呦认真地说。

“嘆，我叫付雪梨，下雪的雪，梨子的梨。”她忍着笑自我介绍。

许呦悄悄看了她一眼，又点点头：“记住了，你的名字真好听。”

付雪梨笑了出来，心想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天然呆，看她一副乖乖好学生，上课讲话怕被老师发现的模样，觉得真可爱。和付雪梨在一起玩的朋友，不是“老油条”就是叛逆分子，没一个怕老师的。

九班两极分化严重，小团体很多，大致分成两拨，学习好的和有钱的。

两边人谁也看不上谁，但都有共识，谁也不招惹谁。付雪梨就属于典型的有钱混日子，处的朋友也是不学无术，整天吃喝玩乐的类型。

像许呦这种，素面朝天，声音轻柔，眉眼细小洁净的女孩子，她还真是第一次接触。

许呦脸小小的，个子也小小的，像个初中生。一看她就是生活作息规律，学习成绩优良的好学生。

付雪梨暗自腹诽，把许呦的学生证给她放回原处，然后百无聊赖地拿出手机来玩。

上午还剩下两节课，一晃就过去了。

第五节课下课铃一打响，班上的人迅速去吃饭。

许呦不喜欢和别人挤，于是打算等人走光了再走。她随手扯了一张草稿纸，趴在桌子上，一步步地算老师上课时候布置的一道题目。

“新同学，这么爱学习啊。”

宋一帆经过许呦的身边，随意一瞟，发现她正低头写字。他嘴贱惯了，爱调戏人，顺势开腔感叹：“哎哟，很上进嘛。”

吊儿郎当的声音，很不正经。

许呦笔尖一顿，过了几秒，不知道说什么，于是又埋头继续算题。

突然，唰地一下，一本书砸到宋一帆的身上。

付雪梨瞪了他一眼，毫不避讳地直接说：“你一大老爷们，别成天逗人小姑娘成不成？”

“我去，疼死了。”宋一帆吃痛，揉了揉肩膀，“我刚刚还是你同桌呢，怎么这么暴力？表示一下对新同学的关怀不行吗？”

“滚啊。”

付雪梨懒得理宋一帆，她还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他们那群人，看到许呦这种乖乖的好学生就习惯性犯贱，喜欢在人面前找存在感。

她挎上单肩包，从许呦后面挤出去：“许呦，你什么时候去吃饭啊？”

“啊？”许呦仰头看付雪梨，思考了一会儿后说，“马上就去了。”

“你现在不走？”

“题目没写完。”

这时，班门口等了一群外班的男生，三三两两倚靠在走廊上，有人往里探头叫：“阿辞，你好了一没有？”

宋一帆立马答应：“来了来了，我和他马上就去，你们先去堵人。”

似乎有倏忽的风声，许呦眼角的余光里出现一双黑红色的运动鞋。谢辞停在她身边，单手拎着蓝白相间的校服外套。

桌上的草稿纸突然被抽走，许呦猝不及防，胳膊顺势一抬，黑色水性笔在纸上画出一条线。

她的头下意识地向上抬，撞上一双漆黑的眼睛，眼角稍稍挑起。那个人靠着她的课桌，食指和中指夹着薄薄的纸张，玩世不恭地歪着头，随意扫了一眼。

他边看边挑眉，嘴角勾了点弧度。

草稿纸上，半点胡乱涂鸦的痕迹都没有，几行方正秀丽的小楷，将解题公式列得整整齐齐，旁边还写着一句：业精于勤，荒于嬉。

讲台上，宋一帆百无聊赖地看谢辞杵在那儿，拎着一张纸笑，就随便挑了半截粉笔往他身上丢：“大哥，外面一群人都等着你呢，快点啊。”

教室外七八个男生跟着应和：“阿辞，速度。”

“嗤。”闻言，谢辞偏头看了他们一眼，手一松，纸张轻飘飘落到桌上，伴随着若有若无的一句话，“这么爱学习啊？”

谢辞单手撑在课桌上，低下头来，看着许呦：“那商量个事儿呗，新同学？”

他身子长，看她的时候不得不弯腰。

许呦沉默不语，整理着被弄乱的草稿纸。

“帮我写份物理作业。”

“.....”

他也不管她同意不同意，懒洋洋地说完，就带着班上剩下的男生离开教室。

等许呦认真地研究完老师布置的题目后，教室里基本上没有人了。

头顶的电风扇还在晃晃悠悠地转，立式的空调扇叶合拢。

她收拾好东西，掩上教室的门出去。

学校很大，初中部和高中部不在一个区，一路过去有几家超市和奶茶店。风里夹杂着一股股热浪，柏油路面发烫。

小道两旁，树荫掩映着一栋栋教学楼，许呦找了个人问路，找到至诚楼领校服。

春季、秋季校服各两套，都用透明的塑料袋装着。

从至诚楼出来后，许呦转了几圈，发现旁边有一条栽满月季花的过道，隔着一片草地，有一堵老旧的墙壁，爬墙虎被阳光打出斑驳的光斑。

她脚步一顿，看到一只猫，有些欢喜地跑进去。

许呦跑过去，蹲下身子。潮湿的土壤里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白花，和偶然停留在下来的蝴蝶。

许呦喜欢花。她从小跟外婆在一起生活，外婆家前有一个小花圃，里面种满了栀子花、兰花、太阳花、玉兰。大概是没有小朋友一起玩，许呦性格一直就很文静。每次一放学她就背着书包蹲在花圃前面看，有时候闻一闻，一晃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。

树叶被风吹得哗哗作响，她又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撑着膝盖，打算站起来去找寝室。

突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夹杂着一群男生骂骂咧咧的声音传入她的耳朵。许呦心里一紧，侧头从缝隙里往外看，当即一愣，用手捂住嘴巴。

好像有两拨人在争吵着什么。

许呦屏住呼吸，小心翼翼地观察了一会儿，也不敢动弹，生怕被发现。

她小时候被哥哥拉着看《古惑仔》，那些砍杀的画面给她留下不少阴影，所以她很怕小混混，尤其那群人里面还有几个男生染着黄毛，看上去像社会青年。

瞧了几眼后，她发现那群人里面，居然有两个人有点眼熟，好像是同班同学……

许呦有点愣住了。

眼熟的两个人是那个很没礼貌，抢她草稿纸的男生，和另一个调皮的黑小子。

——谢辞和宋一帆。

一群人推推搡搡，他们俩却站在一边聊天。谢辞身上披着校服外套，斜倚着墙，漫不经心地抽烟。

“谢辞，你别以为人多我就怕你！”付一瞬双拳握紧，很是愤怒，“你以为自己很厉害？找人来搞我？”

“喂，你怎么说话的？”

有人忍不住了，上前去推搡付一瞬的肩膀，也是火气大：“你自己犯贱，让

你别去找邱青青，不知道她是辞哥的女朋友？”

这个名字被说出来，付一瞬的脸色立刻变了。倒是谢辞，仍旧一副事不关己的懒散模样，也不搭腔。

一个人先动手，剩下的人也开始蠢蠢欲动。

气氛剑拔弩张，一触即发。

宋一帆嘴贫，这时候还不忘记开玩笑：“谢辞厉不厉害你不知道？”

谢辞淡淡地瞟了他一眼。

“听过口号没？”宋一帆咳了两声，正色，一只手指着谢辞，另一只手抛着小石头，下巴昂起来，“一中乱不乱，辞哥说了算，知道不？”

那一圈男生笑了起来，连谢辞都忍不住笑着踹了宋一帆一脚。

许呦躲在不远处，在树丛的夹缝中，默默在心里想，这样一群人，看着就不太好惹。

她以前读的学校，也有他们这种学生，不过不多。他们总是成群结队，或者三三两两走在一起，笑和闹时总是很大声，打扮时髦，上学只是为了消磨时间，热衷于做各种违反校纪校规的事，把逃课当作乐趣。

许呦感觉自己和他们永远在两个世界。她每每碰到他们，就习惯性地避开走，不沾惹是非，但今天……

那边两拨人说起什么，又发生了一点口角之争。付一瞬不知道听到了什么，突然拎着面前一名男生的衣领，一拳揍上去。

伴随一声愤怒的吼叫，剩下的人蜂拥而上，两方人马立刻扭打在一起。

混战了一会儿后，付一瞬那人不多，很快就败落下风，被压在地上。

许呦不远不近地看着，谢辞单手插在口袋里，俯下身，歪着头对上付一瞬的脸庞。

“别来惹我。”说完，他抬臂，在旁边的墙壁上狠狠摁灭烟头。

等那群人走了，脸色苍白的许呦蹲在原地，平复了半个小时的情绪，才敢站起来。

才来学校半天，她就已经见识到那群不良少年有多疯狂。

饭也吃不下了，她不敢在校园里多转悠，背着书包，抱着校服，按照标示牌找到寝室。

因为是插班生，加上九班的住宿生也不多，许呦就被分配到了别班的寝室。

四人间，配空调和独立卫生间，条件还可以。

午休时间，宿舍楼里人很少。

许呦的寝室在四楼，早上陈丽芝已经帮她收拾好床铺，东西都安置好，女生寝室的阿姨也来交代过。许呦推门进去的时候，里面几个女生并不是很惊讶。

陈小扎着丸子头，盘腿坐在床上玩手机，一抬头就看到许呦推门进来。

寝室里开了空调，许呦一进去，汗湿的背贴着棉质衣服，被冷空气吹得瞬间发凉。

寝室里有三个女生，两个是五班的，还有一个是阳光班的。

舍友们都很好，许呦简单地和她们聊了两句，就去收拾自己的东西。她抓紧时间去浴室洗了个澡，顺便把校服洗了。

出来后，许呦用毛巾擦拭湿着的长发，穿着小熊维尼的睡裙，露出了大腿。

陈小眼睛一亮，感叹着说：“我的天，许呦你好白啊！”

——还不是普通的苍白，是那种水润润的，肤里透红的白皙。怪不得她是南方来的，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

许呦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。

阳光班的女生叫李玲芳，此时正趴在书桌上写作业，闻言瞧了一眼许呦，问：“你是哪个班的来着？”

“啊？”许呦动作一顿，想了想，说，“好像是九班……”

“哇，你在九班啊！”

陈小瞬间来了兴趣，手机也不玩了，兴致勃勃地说：“那个班帅哥很多的，而且好像都蛮有钱。”

帅哥……她脑海里蹦出来一个人的样子。

“我……不是很清楚。”许呦坐到自己床上，抿了抿唇，又想到中午发生的事情。

廖月敏和陈小一个班，都听说过九班的事情。

每次星期一的升旗仪式，教务处的老师念警告名单就会念出一大串九班人的名字。那几个人的名字大家听得都耳熟了，他们在年级也是出了名的小混混，连教导主任都懒得管。

“我们年级级草也在你们班。”廖月敏加入话题，看着许呦，“你早上去，看到一个特别帅的男生了吗？”

“谢辞？”李玲芳转着手里的笔，抢着问。

陈小和廖月敏同时发问：“你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吗？”

李玲芳耸肩：“谢辞好像跟我们班的班花有点关系。”

阳光班的班花，邱青青，长得漂亮，成绩也好，人特别傲，很多人追，被广

称为临市一中版本的沈佳宜。

“不不，不是谢辞。是许星纯，年级前三名的学霸，好像还是班长。”

廖月敏噘嘴：“不过谢辞也很帅啦，可是感觉他太花心了，换女朋友速度好快。”

许呦听她们聊八卦，感觉加入不了讨论，只好沉默着。她坐在床上，慢慢等头发干。发着呆，她开始忧愁起来。

那个惹不起的年级大佬，好像叫谢辞吧？他的物理作业，到底该怎么办？

下午的课两点半开始，有三节，晚自习不强求走读生上。许呦把书本装进书包，换上一件短袖，穿好校服外套去教室。

九月天，中午一过就格外闷热。一路走过去，她到教室的时候，额头上都冒出了汗。

都两点十五了，教室里还只有两三个人。许呦坐在座位上，望了四周一眼，把书拿出来，摇摇头。

要不是知道上午他们班刚上完体育课，她几乎要怀疑是不是大家都跑去运动场集合了。

许呦安静地写了一会儿数学题，教室里陆陆续续来了人。她手里拿着笔，低头翻书，一杯碎冰突然被搁在课桌上。

她抬头，只见付雪梨挎着Hello Kitty的小皮包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小朋友，给你买的。”

“啊？”许呦匆匆站起来，让付雪梨进去，结结巴巴道，“这……我……”

“什么你啊我的！”付雪梨晃了晃脑袋，扬起眉毛，“你不喝我就丢了。”

过了几秒，许呦低下头，很轻地说了一声：“谢谢。”

她想了想，觉得这个班的新同学好像并没有外界传的那么糟糕，至少她的同桌付雪梨真是一个热情又好看的女孩子。

许呦咬着吸管，偷偷瞄了坐在旁边玩手机的人两眼，结果不小心吸了一大口，碎冰太冷了，冻得她一个激灵。她忍不住咳嗽出来，又怕影响到教室里其他同学，只能捂着嘴。

许呦很少喝这种东西，她在家的时候只喝奶奶烧的凉白开和绿豆沙。那些奇奇怪怪的饮料和冷饮，她从来都不碰。

付雪梨看她这个样子，扑哧一声笑出来，突然问：“喂，小朋友，你有没有男朋友啊？”

“啊？”许呦愣了一下，摇摇头，“没有。”

“你长这么可爱，没人追你？”

许呦被说得不好意思了：“我不可爱，你是第一个夸我可爱的人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付雪梨又笑起来，“说明我眼光好啊。”

两个人就这么窝在座位上，你一句、我一句聊了起来。

其实许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内向女生，只是有些慢热。和人熟了之后，她觉得自己其实也有很多话说。

渐渐地，班上的人差不多到齐了，教室里有些嘈杂，老师夹着讲义走上讲台。

许呦快速喝完杯子里剩下的东西，收拾了桌面，拿出自己的语文课本。

“喂，那四组后面怎么空了两个位置？谁坐那里？”语文老师伸手指过来，问班长。

“谢辞和宋一帆。”班长站起来，不咸不淡地回答，显然对付这种问题已经很多次了。

语文老师翻了个白眼，也不再继续问。这两个人，心情好就踩点进教室，心情差就迟到。各科老师都觉得烦，却拿他们没什么办法。

她喝完一口水，拿起粉笔，在黑板上写下“荆轲刺秦王”几个字，结果写到一半，教室后门砰的一声被撞开。

全班同学都看过去，语文老师手一顿，转过头去。

谢辞和宋一帆，若无其事地顶着全班同学的目光，一前一后，晃晃悠悠地走进来。

语文老师似乎是忍了一下，没发脾气，转过头把黑板上的字继续写完。

许呦胆战心惊地听着后面的动静，哐当，咚。

两位大爷拉出椅子，搞出一番不小的声响，终于坐下来。

“你们干什么去了啊？付一瞬的事情解决了没？”付雪梨背靠在谢辞的桌子上，压低声音，转头去看他们。

谢辞懒得说话，从抽屉里随手翻了一本书，啪的一声甩在桌上。

宋一帆抖腿，无所谓地说：“付一瞬算个什么，我和阿辞找人把他搞了一顿，然后去网吧打游戏了。”

“不是吧，阿辞你真的跟邱青青定了啊？”付雪梨瞅着他，“那个女的，一股娘气，我不喜欢。”

“你就是嫉妒别人比你好看。”宋一帆在旁边不以为然。

“不是，宋一帆你不觉得吗？”付雪梨一脸认真，“阿辞带她出去玩了几次，感觉她很瞧不起我们这些成绩差的。”

宋一帆又不在乎，“哦”了一声，说：“人家出淤泥而不染嘛。”
谢辞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，有些不耐烦了，趴在课桌上准备睡觉。

“好，我们今天来学新课。”语文老师站在讲台上，清了清嗓子，“都安静啊，我来找个人读一下课文。”

班上瞬间鸦雀无声，那么长的文言文，非要找人读，有毛病啊？
大多数人迅速低下头，躲避她巡视的目光。

语文老师扫视了一周，眼睛一亮，指了指坐得端正的许呦，问：“那个，后面的女生，早上的插班生吗？”

许呦呆滞了一瞬，等反应过来老师问的是她，才发现四周的人都注视着自己，不由得羞红了脸，默默站起来，点点头。

“叫什么？”

“许呦。”

“从哪儿来的？”

“溪州。”

“哎哟，这个地儿啊。”语文老师想了想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“南方人，怪不得这么白呢。”

话音一落，全班哄堂大笑。

许呦讪讪地站着，微微低头。她虽然从小到大成绩优异，算是老师眼里的宠儿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就是怕被点起来回答问题，每次一站起来，耳朵都可以红透。

这种乖巧文静的女同学很招语文老师喜欢，她点点头，说：“那把你这篇课文读一下。”

夏日的阳光穿过玻璃，空气里一线线光柱，有细小的颗粒沉浮。

许呦校服的袖子被撸到手肘处，露出一段纤瘦白皙的手臂。她捧起语文书，从第一行开始念起。

一字一句，声音带着江南特有的软糯，特别舒缓柔和。

“秦将王翦破赵，虏赵王，尽收其地，进兵北略地，至燕南界……”

语文老师边听边点头，脸上的皱纹都笑出来了，看得出来她很满意。许呦读得不仅顺畅，许多生涩的字都咬得很准，是提前预习的效果。

她读到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的时候，被老师打断。

“停。”语文老师做了个手势，温和地说，“你把这句话再念一遍。”

许呦迟疑着：“风萧萧兮……”

“是风，feng，后鼻音。”语文老师打断她，和善道，“不是fen，你读成